



Title: Free Spirit, the core concept of Philippe Starck's TOG brand





菲利普斯塔克(Philippe Starck)是上世纪90年代法国设计行业的超级巨星,他的设计作品有家具、风力发动车、鞋子,近期完成香港J Plus酒店改造,另外还包括为乔布斯设计的豪华私人游艇!在所有不同种类的作品背后,我们都能够轻易地识别出作者独有的创作风格:比外表看起来更加纯粹的超平面形式,再加上作透明处理或者金属化处理的冰糕颜色,还有从产品名称透露出来的幽默元素!然而,我们需要了解的是,在这份幽默诙谐的背后,隐藏着设计师希望设计变得更加民主、生态的真实意愿。Philippe Starck通常洞悉人们生活模式的变迁,设计出相应的产品,以适应这些细微的变化。在今年的米兰展上,Philippe Starck发布了由本人独创的首个意大利巴西开源品牌兼创意交流平台TOG,并讨论了这一品牌所富含的激情。

AD:成为设计师是你一直以来的梦想吗?

Philippe Starck:也不能这样说。其实,我并不知道自己的兴趣点在哪里,但是,如果现在有人问我是否会用一生的时间来设计椅子的话,我会坚定地回答:不会的!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出于一些家庭教育和宗教(尽管我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的因素,所有那些有关“社会精英”的概念都会引起我的反感。我认为:我们应该懂得分享,懂得资源共享和交流思想。从历史的角度出发,设计行业本应该是民主的,但是到了后来,这一行业却被认为是“精英的专利”,即认为那些设计产品都是昂贵之物,而且均出自顶尖设计师之手,最后被那些为数不多的“社会的宠儿”陈列在奢华场所。因此,那些曾经无法令我提起兴趣的东西最终吸引了我,并促使我决定创建这一“民主设计”的理念。在我看来,这一决定更多应该是无意识形成的。

AD:你所说的“民主”指的既是道德层面的民主,又是美学层面的民主吗?

Philippe Starck:甚至可以算得上一个充满反叛精神的思想!再过20年,在无数其他同仁的共同努力之下,我们将能够扬眉吐气地宣称:这场战役取得了胜利。现如今,还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在文化、创造力和物质等方面享受高品质的环境。

AD:你创立了全新的“开源”家居品牌TOG,并打算将其打造为一个全球创新社交平台,那么这一品牌的创立是你之前提到的令你魂牵梦绕的“民主设计”思想的最后阶段吗?

Philippe Starck:我耐心地等待着时尚业的终结,同时我认为这世上唯一的时尚应该就是自由——选择的自由、拥有自己特殊癖好的自由和喜欢与众不同的自由。当然,现如今,工业尤其是“注塑技术”的高速发展使得产品的品质和外观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同时还降低了产品价格,然而,这一切仍然令人沮丧,因为每个人都认为:“我是独一无二的,但是我使用的桌子和椅子与周围的朋友别无二致,我梦想着有一天能够有专属于自己的家具,能够定制家



本页 Philippe Starck有着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和幽默元素,本页1.TOG的Lightrock扶手椅,2.TOG的Diki Lessi单椅,3.为Kartell设计的Uncle Jim Aunts&Uncles塑料椅,4.金色版本的Masters单椅,5.TOG的San Jon单椅。





设计师 **ADdesigner**

**Philippe Starck的“民主设计”里程碑**

- 1990年 设计纽约市的Paramount酒店空间, 以最平民的价格享受到设计酒店, 其后, 斯达克将此设计理念延伸到法国的Mama Shelter酒店, 约人民币1000元一晚。(图1, 5)
- 1994年 与法国大众邮购品牌Les 3 Suisses合作设计“Maison de Starck”, 即客户能邮购斯达克设计的木屋子(这种房子的雏形只有最基本的功能), 并依需求添加玻璃墙、屋顶、车库、泳池等, 可算是“环保型低价住房”, 整个建筑的完成只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目前由Kikof代理。(图2)

所有那些有关“社会精英”的概念都会引起我的反感。我认为, 我们应该懂得分享, 懂得资源共享和交流思想。

具, 梦想着那异域风情……”但是, 问题在于,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结识那些居住在纽约布鲁克林或是北京的年轻艺术家, 也无法了解那些居住在亚马孙沿岸或是非洲的极具天赋的艺术家们。想象一下, 如果这时出现一家公司, 它既可以提供最佳的头脑、最好的计算机技术以及最顶级的工业制造, 又可以提供最好的创造力、最精致的装修、最完美的手工艺和最纯粹的艺术, 情况又会怎样呢? 这样的品牌出现, 使得这两个世界的连接只需要通过简单地点击——这家公司就叫作TOG。

**AD: TOG具体是如何运作的呢?**

Philippe Starck: 你有多个选择。第一是, 你登录到TOG官网, 选择你钟意的椅子, 然后在下方留言: “我想要灰色椅腿, 黄色椅身, 椅面不想是椭圆形的, 扶手就想要图中的。”只要轻轻一摁, 订单就完成了, 你所定制的椅子就将发货。你想将你孩子的照片印在椅子上面? 完全没问题, 你只需要将你孩子的照片发给我们, 我们会将照片印在椅背上, 然后将定制的家具直接寄送到你的家里。

第二个选择是: 今年夏天我们即将在圣保罗开张的首家体验店, 如果你着急的话, 你可以亲自到体验店购买。这家店是由一座古老的工厂改装而成, 占地面积高达3000平方米, 店里播放着悦耳的音乐, 同时提供可口的食品……你能够现场自由组合自己想要的家具。在那里, 人们能够与实物接触。大家都知道, 家具原料的生产需要花费一些时间, 但是我们不能让客户等上3个月的时间才能得到相应的原材料, 因此我们必须尝试做到的是: 你在离开时能够立即直接带走你刚刚创作的家具。

最后一个选择: 今天, 在手机应用和我们的TOG网站上, 已经有二十几个定制请求了。在我看来, 6个月之后, 这个数量将会增加到500, 一年之后, 增加到2000, 这个数字将会一直增长。通过这一途径, 你可以说: “我选择“Joe Skoya”椅子, 需要这样或那样的颜色或形状的组合, 然后, 在屏幕的下方会出现几位设计师为你提出建议, 比方说让你再订购一个布罩将所有东西罩起来。你点击进入, 就这样, 你与这位设计师便建立起了直接的联系, 并直接讨论价钱。在整个过程中, TOG不获取任何盈利, 只负责发送家具。(下播p228)





(上接p94)

当然,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会审核设计人员资格,产品质量,产品安全和其他一些技术参数。这一系统最妙的地方在于:在这个将手工艺者逼入绝境的大工业时代能够重新给予这些设计者机会,并能够让它们和谐地并存。

两年后,我们将完成公司最后一步的建设工作,届时TOG将成为全世界第一家开源的家居公司。人们将能够通过3D打印自行打印自己的椅子。如果他们想要更大、更长、更宽的椅子,他们当然可以拆掉重来;他们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设计打印!

**AD: 如果这一切能够成真,你想要将自己家里的家具拆掉重新设计吗?**

Philippe Starck: 我自己吗? 应该不会,因为我一直都信奉极简主义。东西越少,我觉得越舒坦。我的情况算是非典型的,因为我家里没有摆放什么家具,我几乎不在那里居住。

**AD: 是什么动力促使你创建TOG?**

Philippe Starck: 整段故事是从我的困扰开始的。要知道,我的上升星座在摩羯座,个性非常固执。我当时希望孩子们能够穿着几欧的漂亮鞋子去上学,而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利用“注塑”。因此,在后来的几年里,每当假期,我就花上整天的时间创作胶鞋系列。巴西集团Grendene(行业领头羊,也是TOG的主要投资方)每年生产两亿零五千双鞋,40%的居民穿着他们生产的鞋。我当时就在想,我为什么不利用他们的技术来继续我的战斗呢……

**AD: 这一全新的品牌完全出自你的构思吗?**

Philippe Starck: 是的,但我并不喜欢四处宣扬。这一切都是我想出来的,但是后来我又回到了自己应有的位置。在我们搭建起这一平台后,我又成为了众多设计师中的一个。我们并没有设置艺术总监一职,而对新设计师的吸纳则多出集体的决定。

**AD: TOG不愧是一个民主的品牌,因为就连新设计师的招聘都是出自集体的决定。**

Philippe Starck: 是的,因为这是一个很棒的人才招揽方式。但是,这种方式并不是我的发明! 你知道,在Flos,常驻设计师只有两个: Achille Castiglioni和Tobia Scarpa。当Flos的总裁Gandini先生说:“这个年轻人看起来还不错,我非常希望他能和我们一起工作”时,他找到了Achille和Tobia,并对他们说:“你们怎么看?你们同意这个年轻的法国小伙子加入我们吗?”他们的回答是肯定的! 那是40年前的事情,当时我只有25岁。 **AD**



(上接p108)

爱尔兰人创作了20世纪最负盛名的小说和戏剧,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塞缪尔·贝克特的《等待戈多》。他们都是爱尔兰的宝藏。他们也像我一样,背井离乡,学了外语(Sean自学了德语和西班牙语),把自己变成了另外的模样,但不变的是与生俱来的悲伤。爱尔兰人把悲剧情结变成了有意思的作品。爱尔兰有过非常惨痛的历史,鲜少有人知道,最早被输送往海外的奴隶并不是起源于非洲,而是爱尔兰,那些往美国运送奴隶的船只被称为棺材船,因为整个过程中会有半数人死掉。大灾荒期间,爱尔兰的人口由600万锐减至300万,之后再也没有恢复。

贝克特的写作风格很爱尔兰,跟我的画作一样,有着一些看似令人费解的幽默,黑色幽默,比如《等待戈多》。我第一次观看《等待戈多》已经20多岁了,当时觉得太震撼了,仿佛置身于天堂。

**AD: 你在爱尔兰还有亲人吗?他们会成为你作品的主题吗?**

Sean: 没有了。爱尔兰人像蒲公英一样被吹散在世界各地。爱尔兰本身就分离析,文化也是,我的祖父被迫参加英格兰军队,他

很不情愿,最后自杀了,但死亡证明上写着“酗酒而亡”,连最起码的尊重都得不到。我在为他做一件作品,一张死亡证书,职业一栏写着“旅行者”,意思是像吉卜赛人那样,我打算带去中国展览,名字就用了莎士比亚的戏剧《李尔王》。我为母亲做过一件作品,为早逝的儿子Paul做了一件,还有祖母,我要为所有逝去的亲人创作。那些背后的历史会敦促你做些什么。我和Bono(U2乐队主唱)是好朋友。他和我很像,他工作也很认真,很乐观。有一天我在他家,他边下楼梯唱着“what a beautiful morning”。我稍改了一点,为我的儿子唱道:“Oh what a beautiful day (morning). I've got a beautiful feeling everything is going Oisín's (my) way.” Bono也是爱尔兰人,他的母亲在他祖母的葬礼上突然去世了,幼小的他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不幸的是,我是在英格兰念的书,不能算作纯粹的爱尔兰人,但反过来也可以说是幸运,如果不熬夜我就不可能碰到那么多机遇。

**AD: 能否聊聊你是怎么成名的?**

Sean: 我念完夜校,参加了正规考试,政治和艺术史得分都是A,还有两篇论文得了A+,这个成绩可以上牛津,但我不想搞学术,一心想成为画家,现在也还是只想当个画家,从来没变过,从这点来看我还挺单纯。后来我去了纽卡斯尔大学念艺术。毕业之前作品就上了电视,《卫报》也刊登了作品的大幅照片,我就这样成名了。毕业之后,我直接进入了当时伦敦最好的画廊Rowen Gallery,那里展示的都是顶尖艺术家的作品,包括Phillip King, Barry Flanagan, Bridget Riley, Michael Craig Martin等。每个艺术家都希望在那儿开个展,而我一下子就做到了,首次个展作品全卖光了,其中5幅还被博物馆永久收藏。所以,我是一出道就成名了,中间没有停顿,也不知道默默无闻是什么滋味。有一天,当我看到《时代》周刊上有则广告说要去美国看看,于是动身去了纽约。

**AD: 你觉得你所收获的一切理所应当吗?你很幸运吗?**

Sean: 我觉得是。这么说吧,如果你爱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会爱你。你必须先学会爱才能收获爱。我一直热爱这个世界,虽然我





从不认为它很好，它有战争，有不公，我自己也在不断斗争。3000年前，在罗马一英里一英里的人被钉在十字架上……现在，当坏事发生，人们可以游行，写文章声讨，通过不同方式反对它，这在一定程度算是一种进步了。对，我是幸运，《等待戈多》里有个人名字就叫作“幸运”。

**AD:你为什么去纽约?初到纽约挣扎了多久?它对你的创作有何影响?**

Sean:当时我在伦敦已经大获成功，为了去纽约放弃了很多。我最初是画肖像的，后来开始创作抽象作品。我对抽象表现主义和极简主义很感兴趣，想去美国试试看。英国没有出现过伟大的抽象画家，一个都没有。我想见到所有那些我感兴趣的人，和他们待在同一座城市。Carl Andre, Eva Hesse, Robert Ryman, Robert Mangold, Frank Stella等，后来我差不多见到了所有人。纽约是残酷无情的，它让我的创作艰难多了，但我足够顽强，头5年过得很辛苦，但我挺过来了。上世纪70年代，和我同时期过去的所有欧洲艺术家都因为受不了选择了离开，我是唯一留下来的。

**AD:那么你喜欢和别人竞争吗?**

Sean:竞争是一件好事。在有竞争的情况下，你会想不断提高自己。但另一方面，美式竞争是怎么让对手跑得更慢，不好。我觉得爱的力量远远大于仇恨。

**AD:可以讲讲你在创作时的状态吗?**

Sean:有一次，大概凌晨3点，我在纽约的公寓里，抱着Oisín，当时他还只有两岁，他的呼吸特别美，窗外曼哈顿灯火明亮，哈得孙河上升起了薄雾，这一切太美了，就像童话故事。第二天，我在工作室画了一幅黑白作品，取名《Oisín的呼吸》，一气呵成，像呼吸一样自然——这就是我的工作常态。我不喜欢修修改改。事实上，我很受“禅”(Zen)的精神影响。到现在我已经练了35年空手道，冥想也是练习的一部分。画画是个体力活，我的作品大多数尺幅很大，而且我画得相当快。我平常总在找眼镜，花在上面的时间简直就跟画画的时间一样多，但我作画时从来不用戴眼镜，很奇妙。

**AD:在这样一种创作状态下，你的绘画如**

**何达到感性与理性的最佳平衡?如何控制自己的节奏?**

Sean:我的作品很好地融合了感性和理性结构，我觉得这才是艺术的最高境界。如果作品太过感性就可能缺乏深度，我非常看重结构，注重哲学思考。这并不是说我有高深，只是我喜欢有深度的东西。同时我的作品也很感性。二者都会在作品中有所体现，可能这一幅比较平静，那一幅更激荡，但结构都很好。

我有一幅画叫作《Falling Wrong》，我觉得犯错比做对有意思得多，你可能有一千种方式犯错，但做对的方式只有一种。画画也一样，我没有试图画对，而是更多地去想怎么画有意思。这种关于错误的思想在我的作品中随处可见。我也从不考虑事物之间搭或不搭，随心所欲去组合，这就是我对生活、绘画、色彩的态度。

**AD:很多人把你和马克·罗斯科(Mark Rothko)进行比较，你怎么看?**

Sean:是有很多人这么说。我和他其实不太一样。他喜欢神秘主义，画风比较平和，没那么强烈。我的画风更激进，有点像雕塑，有棱角，动态感强，他永远不会这样画。我喜欢强调作品的素材和生活的素材。

**AD:你关心政治、民族性，但创作中好像并不涉及政治题材?**

Sean:我不会直接提到政治，但这并不代表我不重视思想自由。艺术是关于自由的思考。这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我觉得文化和艺术远比政治更重要。我年轻那会儿很喜欢政治，还主修过政治学，得分很高，偏向左派社会主义(现在趋于中立)，我会写，能演讲，完全可以走上政治道路，但我选择了艺术之路。政治家是管理型的，他们看守着大门，而艺术家负责如何让门中的风景更美，我觉得艺术的某些因素更能帮助人类长远发展。

**AD:你喜欢什么颜色?**

Sean:最近我经常用蓝色，海蓝色。我最近常常想到海。

**AD:你有一双很美的绿色眼睛，又善于自我表现，你从没想过当电影明星或音乐家吗?你写的艺术评论也非常棒，没想过当作家吗?**

Sean:我的眼睛有时会变成蓝色。我年轻时去餐厅，人们都会盯着看，因为我那时候是个美男子(他用的词是“beautiful”)。后来结婚了也还是会有女人跑过来当着我妻子的面献殷勤。我以前组过摇滚乐队，自己当主唱，像我母亲一样是个歌手。但我希望能做一些更具有持续性的事，当歌手太摇摆不定了，连Bono都是，即使他是全球第四大名人。但我的创作的确会受到音乐的影响，我喜欢摇滚乐，画画时也会放音乐。(他为我们播放了Patti Smith的《Gloria》，她的歌里他最爱这一首)我们爱尔兰已经诞生了最伟大的作家，还是当画家更特别，哈哈。

**AD:你家里杂七杂八的东西也不少，你喜欢收藏吗?**

Sean:喜欢买东西，但谈不上收藏。餐桌旁边墙上这幅画是一位艺术家朋友的，买下来算是一种帮助，白给钱他也不会要。有时候在街上看见一把不错的椅子，我也会把它搬回工作室。我买了很多衣服，都丢在柜子里没穿过，平常穿得很随便。有一天Bono跟我说我需要一套好西装。我说你要想给我一套就给我，反正我不会穿。他说穿不穿是一回事，有没有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当时还在都柏林的一家餐厅吃着饭，只见一个裁缝带着尺子和布料过来了，开始给我量尺寸。我选了一块做面子，另一个朋友选了块里子，我发现里子的图案竟然是我的一幅画!

**AD:你怎么教育儿子?**

Sean:他马上就要上小学了，之前他从没进过任何学校，所以他比一般小孩更纯真。等他大一点了，我会教他空手道。我们学校里常常会有欺负人的事情发生，他问我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应不应该出手。我告诉他一定要帮忙，不能看着别人被活活欺负。这确实是个问题。有的小孩子会因为在学校受不了欺负而去自杀。

**AD:你的口音很英国，但讲话的方式挺美国。**

Sean:这就对了。人都是这样，没那么纯粹。

**AD:你觉得到底哪儿才是你的家?**

Sean:可以是任何地方，包括中国。当我在那里工作的时候，我说我对中国的爱不亚于对爱尔兰的爱，对中国人的爱也不亚于对爱尔兰人的爱。■

